

莫
人生得意须尽欢
使金樽空对月……

他们说你是凌云驾风的得道仙人，
是九五至尊的沧海遗珠，
是万人唾弃的叛臣贼子，
而在我心中，
你只是那清晨第一朵的拈花微笑，
是我不羡鸳鸯不羡仙的海枯石烂。
反正，这一生是赖定你了……

金樽幽月

2
水合
A sigh, a moonlit goblet

[2008]
奏出最华丽婉转笑中带泪的仙幻恋歌



金樽幽月

水合◎作品 珠海出版社

A sigh, a moonlit goblet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樽幽月 / 水合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8. 4
ISBN 978-7-80689-955-7

I. 金… II. 水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4054 号

金樽幽月

作 者: 水 合
责任编辑: 姜 蓓
特约编辑: 陆 露
封面设计: 大象设计·沐 雪
版式设计: 郭 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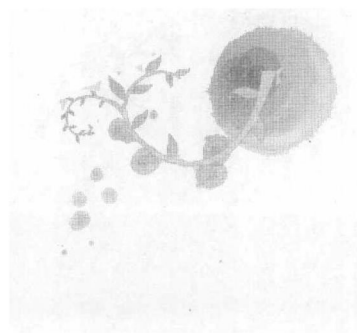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电 话: 0756-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1
邮 购: 0756-2639344 2639345 2639346
网 址: www.zhchs.net
E - mail: zhchs@zhchs.net

印 刷: 莱芜市正顺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×1092mm 1/16
印 张: 32 字数: 607 千字
版 次: 2008 年 5 月第 1 版
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689-955-7
定 价: 46.00 元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二十六章 · 深宫 · 001
第二十七章 · 元宵 · 012
第二十八章 · 往事 · 024
第二十九章 · 谪贬 · 032
第三十章 · 刺客 · 042
第三十一章 · 蔚城 · 050
第三十二章 · 神兵 · 062
第三十三章 · 离乱 · 074
第三十四章 · 沦陷 · 085
第三十五章 · 俘虏 · 097
第三十六章 · 北上 · 109
第三十七章 · 燕京 · 123
第三十八章 · 重逢 · 132



第三十九章 · 相会 · 146
第四十章 · 天牢 · 155
第四十一章 · 头鱼宴 · 164
第四十二章 · 搜查 · 178
第四十三章 · 惊变 · 187
第四十四章 · 秦楼 · 196
第四十五章 · 毒杀 · 206
第四十六章 · 归隐 · 216
第四十七章 · 番外 隐居记 · 225
第四十八章 · 番外 宝儿篇 · 238
第四十九章 · 番外 再后来 · 242
第五十章 · 附注 · 249





翠英殿外夜寒霜重，龙白月紧紧身上大氅，牙关轻轻打战：“走吧。”

玉儿白着脸点点头，提了灯笼飞快地往皇后寝宫小跑。龙白月跟在她身后，一路哈着白气，到达寝宫时脚都冻木了。时值后半夜，宫中仍旧灯火通明，内殿里一名太医正低着头匆匆往外走，迎头与玉儿照面，怒气腾腾道：“你上哪儿去了？里面都乱成一团了！”

“奴婢斗胆，去请龙医女了。”玉儿抖着嗓子，慌忙拜下。

太医脸色一缓，这才抬起头来看见龙白月，眼里似是燃起一丝希望，却又顾虑重重：“你怎么来了，唉……”

“皇后凤体违和，请大人允许奴婢入内侍奉。”龙白月身子一福，满怀希冀地望着太医。

“也好，你进去看看，刚刚那医女怎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急杀老夫。”太医抹抹额上冷汗，丢下手头的事先领了她们进去。

寝宫内人人脸色如丧考妣，龙白月顾不上打量周遭，先隔着帘子跪拜皇后，之后走到医官们面前，福下身子小声道：“奴婢龙白月见过诸位大人。”

“嗯，你先进帘子看看吧，”太医面如土色，无奈地示意，“观察到什么再跟我们说。”

“是。”

龙白月走到帐帘边，拜见了长宫女，与如蒙大赦的医女换班。没留意周遭宫女异样的神色，龙白月走进帘内，轻轻拨开锦绣帘，轻声道：“奴婢见过皇后。”

嘉仁皇后平躺在床榻上，此刻已是满头虚汗不敢动弹，可当龙白月艳若牡丹的面容撞入她眼帘的时候，她却突然大惊失色，惊骇地扬起一只手，尖利的长指甲刺上龙白月的鬓角，竟生生地拗断：“贱人——滚开！”



龙白月举袖按掉脸上血痕，只细心聆听嘉仁皇后的声音。她观察了一下嘉仁皇后的面色，恭谨垂首低语：“医女龙白月，见过皇后。”

嘉仁皇后听清了她的话，这才安静下来。她有些难以置信地侧目紧盯着龙白月的脸，然而龙白月却面色平静地行了礼，放下帘子退了出去。

帘外太医待得龙白月退出来，慌忙上前询问：“如何？”

“回诸位大人，”龙白月福了下身子，禀告道，“皇后嗓音清晰、呼吸顺畅、手脚有力，奴婢推测目前绣花针还没有伤害到皇后；至于皇后动弹不得、面色不佳、浑身虚汗，当是心神惊惧所致，如今可趁绣花针入腹未深，尚未横亘刺入内脏时，进行催吐。”

“这我们也知道，可是催吐方已经用过，皇后由于恐惧，始终不能配合，针到现在也没呕出来。”太医束手无策，只知大祸临头，脸上是说说不出的哀苦。

龙白月回身望望，帘子内的皇后毫无声息，整个寝宫里人人噤若寒蝉。她冷静下来再仔细想想，开口道：“皇后无法配合，是出于心理恐惧，可用咒禁解虑。”

太医们面面相觑，他们当然知道，提到咒禁，呼之欲出的只能是那个名字。

——紫眠大人。

龙白月在心里权衡着，紫眠该不该在此刻被自己提出来。诚然，如果紫眠没有把握救得了皇后，那便是自己拖累了他。可是，在紫眠身边见识过种种，眼前这种情况，撇开皇后的特殊身份不谈，却是算不上什么凶险，紫眠应该有把握才对。

而趁着这次非常事件，如果紫眠能够进入后宫，对他的计划来说该是很重要的一步吧。龙白月回想着决定做医女的那夜，宫门外紫眠的背影是如斯的无助寂寞，让她远远望着心都痛起来。她又怎能在此刻替他放掉这个机会：“奴婢认为，可以请紫眠大人入宫。”

“这……”太医们觉得不妥，可穷途末路之际又别无选择。

帘内皇后也发话：“紫眠大人乃修道之士，今次事态非比寻常，破例进入宫闱，哀家也不能拘泥于忌讳了。”

“是，皇后圣明。”太医们仿佛也看到了希望，神色轻松起来。

夜色中看不清侍卫与飞骑，只听见不安的马嘶中铁蹄踢踏响起，十几只明晃晃的灯笼蹿出深宫，侍卫们快马加鞭地往紫眠府邸赶去。

黎明前，最深沉的黑暗吞噬了天边最后一颗星子，当紫眠从晓寒深处踏霜而来，龙白月在宫门边心跳如擂鼓——当他经过她时，两人的表情是一样的冷漠，可彼此间的眼神却在电光火石间，交会着这样的信息——

我做得对么？

谢谢。

龙白月微笑起来，这才安下心。紫眠跪拜过皇后，与太医们交谈了几句，便取了丹砂画符。符纸画好后，紫眠唤来龙白月，在她耳边低语了几句。太医们不明所以，就见龙白月脸色由红变白，再由白变红：“这，不妥吧……”

“放心，咒符可护皇后凤体无恙，但绣花针还得靠皇后自己呕出来。”

龙白月这才点了点头。

念过咒语后符纸被烧成灰，溶进刚煎好的催吐药里，龙白月捧着药盅走进帐内，伺候皇后服药。嘉仁皇后仍是惊疑不定地瞅着龙白月，好半天才侧撑起身子，慢慢将药饮下。

催吐剂的药性很快发作，皇后开始干呕起来，但想到尖锐的绣花针，总有股力量遏制住她，让她半吐不吐地不敢有大动作，直折腾得自己死去活来。

“皇后，这药剂中加了咒符，请皇后安心。”龙白月在一边轻声提醒道。

纵是如此，她还是有顾虑啊。皇后难受得说不出话来，胃里翻江倒海，喉头却被自己的恐惧卡住，虚脱得冷汗不停往外冒。

这时候帐外紫眠发话：“龙医女，刚刚你可有按照本官的话做？”

龙白月在帐内向着外面一福：“奴婢的确照大人吩咐……往，往药里搀了马粪……”

一语未了，就见皇后两眼一直，再也不管不顾地大肆呕吐起来。两边宫女见皇后终于吐了，竟面露喜色，赶紧在秽物中辨认。

“皇后，皇后呕出绣花针了！”

宫里众人都长舒一口气。皇后喘息未定，却也终于浑身舒畅。她继而想到，紫眠大人这药方未免龌龊，刚想发作，却听见帘外有人下跪，竟是紫眠在告罪：“药中并无秽物，方才只是想催起皇后吐意，臣一时情急出此下策，欺瞒皇后，罪该万死。”

龙白月也立刻跪下，俯首认罪——不跪也不成了，她的腿早就软了。

“嗯，既然如此，哀家也不怪罪，都起来吧。”皇后心下稍安，回想自己今日所受惊辱，怒不可遏，她压低嗓子恨道，“到底是谁欲谋杀哀家，此事一定要彻查……”

宫女们簌簌发抖，均怕被此事牵连，令自己枉遭灭顶之灾。尤其是给皇后送枣茶的宫女，此刻早就被押了下去，恐怕凶多吉少。

“臣有一言，须禀报皇后。”这时紫眠忽然开口道。

皇后神色一凛，愿闻其详：“大人请讲。”

“臣来时一路观察，宫中有邪气缠绕，”紫眠盯着纹丝不动的锦帐，仿佛视线能穿过屏障，看清皇后脸上的表情，“皇后这次的灾厄，恐怕不是人为。”

嘉仁皇后沉吟半晌，双眉渐渐拧起来，阴着脸咬牙道：“那个贱人……”

寂寞深宫，阴谋诡谲，怨气何时少过？紫眠此刻说这样的话，更是有自己的目的——



他得把握这次机会，如果再次无功而返，又不知何时才能接近这里。

皇后没有立即答复，只是叹息一声：“后宫若有邪气，也是哀家失德，当受此惩罚。多谢大人谏言，哀家定当铭记于心。”

“臣惶恐。”紫眠双唇紧抿，心下暗暗叫糟——难道自己又失败了？皇后宁愿不顾自身安危，也要对他严加防范吗？

事已如此，紫眠也只能不动声色地跪安后跟着太监离开，回府等待些无关痛痒的赏赐。

紫眠走后，皇后寝宫里太医医女们跪成一线，首席太医惶恐叩首道：“臣无能，请皇后降罪。”

“哀家身子已经无妨，大人不必自责太过。”帘子里嘉仁皇后的声音已恢复往日的从容宁和，“哀家记得龙医女是在翠英殿伺候云阳公主的吧？”

“回皇后，奴婢的确是在翠英殿伺候。”龙白月跪在医女中叩首。

“嗯，那龙医女是谁请来的？”

玉儿刚想张口回答，却被一边的太医狠狠瞪住。首席太医回答：“是臣斗胆请来龙医女，逾矩之处，请皇后降罪。”

“嗯，此次情况特殊，倒也罢了。后宫当规矩严谨，即使是哀家，也不能随意调遣别殿官人。”皇后平缓的声音里不见喜怒，“长宫女，你送龙医女回翠英殿吧。以后没有哀家口谕，任何人也不能调遣龙医女。”

“是。”长宫女深谙皇后心意，领了龙白月先行告退。

龙白月跟着长宫女出宫，心想皇后这道懿旨一下，自己岂不是永远都得待在冷宫里了？没想到努力了半天，结果竟是如此。她心里乱作一团，没察觉长宫女领她走的是一条偏僻小路，而就在他离开之际，远远传来太监高喊“皇上驾到”的声音——皇帝知道皇后转危为安，特来寝宫探望。

回翠英殿后，云阳公主阴阳怪气的嗤笑更是叫龙白月懊丧，直到两天后得知紫眠被皇帝封为“金门羽客”，从此能自由出入宫闱的时候，她的心情才一扫阴霾，晴空万里。

龙白月身在冷宫之中，谁能带给她有关紫眠的消息呢？毋庸置疑——自然是我们活泼可爱、神通广大的宝儿啦！当龙白月看着宝儿从竹林中窜出来，咬了她的裙子不放，化身为人的时候，龙白月难以置信的表情可惹恼了她：“你干嘛傻眼？我可是狐妖呀！”

“对呀！你是狐妖呀！”龙白月恍然大悟道，她都快忘了宝儿除了变狐狸之外，还是有上天入地的本事的。

“哼。”宝儿对龙白月的态度非常不满，哼哼唧唧地从怀里掏出个瓶子递给她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龙白月接过瓶子问道。

“紫眠大人要我给你的，说是你脸受伤了。”宝儿仔细瞅瞅龙白月，“奇怪我怎么没看出来？”

龙白月怦然心跳——紫眠是什么时候发现她受伤的？那晚他和她明明接触很少——啊，是了，紫眠有跟她耳语，叫她配合他一起蒙骗皇后……

宝儿非常看不惯龙白月双颊酡红、色迷迷的陶醉样子，皱皱鼻子道：“若不是紫眠大人托我，我还不知道要进宫来看你。”

“哼，那是自然，”龙白月将宝贝药瓶收好，斜睨她一眼，“你成天就知道和灵宝鬼混，这些日子都玩疯了吧？”

“没有，灵宝她成天缠着贺公子。”提到这个宝儿还有点微微受伤，“北边燕国又和我们打起来了，听说我的老家祁连山已经被他们占下。贺公子正想着法子要调任到北边去，灵宝想跟他一起走——又是个被男人牵着鼻子跑的，哼。”

“又打起来了？”龙白月愕然，紫眠的咒术为什么没能遏止燕人的入侵？她蓦然想到一事，焦急地问宝儿：“贺凌云他背上有伤，就这样到北边去，伤可怎么办？”

“嗯，这两天紫眠大人正在加紧为他配药，好让他带着药到北方去。”宝儿抓抓脑袋，补上一句，“今天看紫眠大人脸色不太好，估计是累了。”

何止是累了！龙白月心疼得直咬牙，低声骂道：“半死不活的，还瞎折腾！”

“你在说谁？”宝儿纳闷嚷道。

“嘘，”龙白月紧张地左右张望一下，撵她走，“快回去吧，以后紫眠有什么消息，你要第一时间来通知我。”

“我怎么和你碰头呢？”宝儿抓抓脑袋，有些为难，“今天我在竹林里等了老半天才看见你，饿都饿死了。”

“这样吧，我每晚二更天的时候都到林子里逛一圈，你若来了就和我碰头。这样好不好？”龙白月盘算着。云阳公主入夜后从来不要人伺候，都会遣去众人独自待在暖阁里——龙白月除了傍晚时要替云阳按摩，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的。

“也好。”宝儿点头答应下来。

——就这样龙白月才会得知紫眠受封为“金门羽客”的消息。

如此一来二去，龙白月的心情水涨船高，天天嘴角上都挂着一抹笑，让云阳公主越看越别扭。终于有一天，当龙白月与宝儿勾搭完毕，回到翠英殿的时候，云阳公主已经靠在朱漆云雕柱子边，好整以暇地等着她了。

“奴婢见过公主，公主还不歇息？”龙白月警觉地向云阳行礼，故作镇静地问候道。

云阳公主挑着眉，上下打量她，狐疑开口：“你身上一股子什么味道？”



龙白月一惊，低头嗅嗅自己身上——不可能有狐狸味呀，她硬着头皮赖账：“奴婢愚钝，请公主明示。”

一向牙尖嘴利的云阳公主这次却突然讷讷无言，她蹙起黛眉，欲言又止，最后只能没好气地转身往殿里走：“算了，我睡觉去了。”

云阳绯红裙裾拂地，绮丽的背影缓缓消失于翠英殿幽暗的拐角处。龙白月这才轻吁一口气，心有余悸地往宫女住的厢房走。她没想到云阳公主眼高于顶，却如此敏感细心，看来以后得更加谨慎些才行。

皇后寝宫中，曹宰相的夫人按品大妆，进宫觐见皇后。嘉仁皇后命人将四周罗帷放下，挥退宫中侍女，于轻纱掩映中携住宰相夫人的手，将她拉到自己身边：“表姐请坐。”

“妾身惶恐。”曹夫人低眉顺眼地虚坐在皇后身边，陪着十二分的小心。

“表姐怎么还跟哀家见外。”嘉仁皇后抚摩着怀里手炉，浅笑道，“表姐进宫来探望哀家，哀家高兴都来不及了。”

曹夫人瞥眼望了望四周，有些艰涩地开口问道：“皇后身子可大好了？”

“怎么不好？”嘉仁皇后轻轻抿唇，两眼漫不经心地扫过曹夫人，“哀家身子一向健康。”

“是，皇后自是吉人天相，洪福齐天。”曹夫人端起桌上茶杯，抿一口茶水，沉默了半晌还是嗫嚅开口，“外子想托妾身问，皇后请皇上封紫眠大人做‘金门羽客’，为何不先找他商量……”

“找他商量？”嘉仁皇后扬起凤目瞪向曹夫人，脸色甚为不快，“哀家命都要没了，还来得及找谁商量？”

“可是外子认为，此事颇为不妥……”曹夫人声音越说越低——她为丈夫和皇后带了几十年的话，仍然如当初那样战战兢兢，如果能叫她自己选择，她哪里愿意蹚这浑水。无奈一位是朝官，一位是后妃，也只有她这诰命夫人能夹在中间做线人了。

“有何不妥？因为那传言？”嘉仁皇后冷嗤，“先别管那传言是真是假，就说当年的华贵妃，如今都已经死了，那小子就算真是皇上的骨血……又能成什么气候？”

“外子说了，防患于未然……”

“防患于未然……好一句防患于未然……”嘉仁皇后冷笑——她的儿子已经长大，人也出息争气，如今更是得到百官拥戴。她的娘家虽然显贵，但是男丁极少，朝中一直缺乏足够的势力帮衬，宰相在二十四年前当然是她急于拉拢的力量，可是现在……她的确要防患于未然。

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苦心经营多年，这片江山，只能是她儿子的。宰相天天唠叨着

叫她提防一个无关痛痒的道官，她又安能不知晓——他是想叫自己转移视线，忽略掉他在朝中弄权的事实？她早已不再是多年前那个瑟缩在皇后的淫威之下，整日心惊胆战的小昭仪了。她如今母仪天下，有朝一日还会当上太后——这都得靠自己的儿子！

“不是哀家不知提防那小子，如今后宫里的确有些不干净的东西。哀家老了，得保重自己不是？”嘉仁皇后轻描淡写地说道，不打算改变主意。

“外子也正是全心全意为皇后着想，才会如此焦虑。”曹夫人点出此番觐见的重点，“外子认为，封那紫眠大人做‘金门羽客’，实在是有些过了。”

金门羽客是朝廷能赐给道官的最高头衔，获得此封号者，可以自由出入宫闱，随时应皇帝后妃们的召唤，进宫作法消灾解厄。二十多年前，嗣汉天师紫玄真人就曾获得这一封号，而当年他出入宫闱之时，掀起了多少风波：以方术助皇帝得子……镇压翠英殿狐妖，带走翠英殿中神秘诞生的男婴，令华贵妃失宠，参与废黜前皇后，将还是昭仪的嘉仁皇后扶上后位……

如今那传言中的男婴长大归来，竟也做了金门羽客，那么由他又会引发怎样的波澜？皇后当年还是个懵懂昭仪，可以对往事模糊不知，而宰相却是在那段风波中得胜的弄潮儿，由那时的崭露头角发展到今日的权倾朝野——如今党争炽烈，正是权力更迭之时，宫闱中又出现了一位金门羽客，又怎知这不是他仕途上的变数？

何况紫眠还是那样的身世……因此宰相才会格外在意，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遣了自己的夫人进宫面见皇后。

“哀家自有分寸。”嘉仁皇后瞥了一眼曹夫人，有些不耐烦，“如果不是事关哀家性命，哪次哀家不是对宰相言听计从？他想要儿子娶公主，哀家就安排公主嫁过去，真儿不成又换枋儿，一波三折，看把哀家的福寿公主委屈的……”

“皇后休要再提。”曹夫人闻言眼睛立刻就红了，“妾身那么多儿女，只有真儿是个知冷知热的乖巧孩子，谁知临了竟做出这样没礼教、没廉耻的丑事……”

嘉仁皇后讽刺地挑挑嘴角，没再多言——还能再说什么呢，曹真如此，还不是继承了其父之风？当年出身寒门的宰相中了状元，抛妻弃子，硬是娶了自己孀居的表姐，从此跨入显贵豪门，和宫中的自己攀上了关系——照样的没礼教、没廉耻。

“嗯，不说这个……”皇后转换话题道，“说起来，宰相可真是细心。表姐你带话叫哀家提防那个龙白月，哀家一开始还没放在心上，前两天看见了她，真是吓了好大一跳。表姐你是不知道，那死去的燕贵妃，她妹妹佟婕妤只像她三分，那丫头倒像去了七分，不细看，还以为是燕贵妃活过来了……”

曹夫人浅笑道：“外子当然凡事要为皇后考虑，皇后如何处置她？”

“哀家已经将她打发到翠英殿去了，哼，等更换宫人的时候，她也就活不成了……”



几日后便逢除夕，禁中的爆竹声山响，远远飘进清冷的翠英殿里。云阳公主破例让龙白月陪她过夜，两个人一起在火炉边守岁。

“这么冷的天，居然没有下雪……”云阳公主素来倨傲的声音里，竟然透着一丝遗憾。

“也许过阵子就会下了。”龙白月给云阳倒了杯热酒，陪她一起凝听远方的爆竹声，觉得分外寂寞，“今年总是刮西北风，天气干冷，似乎打入秋就没下过雨了。”

云阳唇边泛起一丝冷笑，不置可否地接过酒喝下。她望着窗棂外幽暗的夜空，眼里有莫名的情绪流动，唇上酒气随着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氤氲开，消散在暖阁温香的空气里。

宫门在这个时候被敲开，是皇恩浩荡，又赏下酒、饌、冬衣和首饰。太监照老规矩放下东西就走，不进冷宫宣旨，也不要公主的赏。宫女将东西搬进暖阁里，由云阳指挥着分发，大家木然领走自己的那份，退下，就见暖阁里剩下些最精致的赏赐，在灯下明晃晃地发亮。

“又送这些东西来做什么？”云阳公主小声咕哝着抱怨道，把玩漆盘里盛着的一叠叠珠翠首饰，有点不满，“我从来不戴这些的。”

“公主应该戴些首饰的，”龙白月盯着盘中首饰，两眼发光，“多漂亮呀。”

云阳公主眼里又盈满讥嘲，她瞥了眼满盘珠翠，发现其中混着一枚殷红的血玉簪子，便信手拈起来瞧瞧，笑道：“这倒有点意思。”

“公主喜欢？奴婢伺候公主戴上。”龙白月难得见云阳对首饰发生兴趣，笑着起身捞起云阳光滑的长发，在她脑后挽个发髻，轻轻地将簪子别上。

云阳公主摸摸发髻里的簪子，见龙白月要去取镜子，嗤笑一声：“你别见风就是雨，谁稀罕这个？”

话虽如此，她却并不把簪子取下，只是不再理会龙白月的殷勤，半躺上贵妃椅继续喝酒：“你喜欢首饰，这剩下的都给你好了。”

龙白月如闻天籁，心花噼噼剥剥地怒放，恰似宫外爆竹之声。她抖着嗓子谢恩：“谢公主厚爱。”

可不是厚爱嘛，这些首饰价值连城啊！云阳公主却语带微酸地讥笑她：“论值钱，你也花不掉；论漂亮，你在冷宫戴给谁看？不明白你乐什么。”

“关乎本能啊公主，”龙白月嘴快咧上耳根子，手里只摩挲着宝贝不放，“奴婢不是故意这么乐的……”

大年初一。

一大早，贺凌云并没有跟随父亲入宫，去大庆殿参加元旦大朝会。他称病告了假，悄悄拾掇了弓箭，令小厮备马，要往南御园射箭去。

大朝会是各国使臣入宫贺岁的庆典，文武百官均应穿上朝服参加，届时场面宏大、热闹非凡。但贺凌云的心思却没放在这上面，他只关心着正月初三燕国使臣到南御园射箭的活动。

燕国使臣擅射，每年的正月初三日，去皇宫南御苑射箭已成惯例，每次朝廷都会选择外貌出众、箭术精湛的武官伴射。由于燕国使臣身份高贵，通常伴射的武官事后都能升上一个官半职，所以本朝条件合适的武官子弟莫不趋之若鹜。

贺凌云年前谋划了很久，昨天总算得知自己有幸中选。他对自己的箭术一向自信，可依然决定要花两天工夫练习——伴射得胜，京师百姓会聚在各个路口喝彩，观者人山人海。如果他能赢过燕国使臣，不但光耀门楣，自己也能在朝中立下口碑，父亲如果开春调任到边防去，他请旨跟着去一定不成问题。

贺凌云跨上马，在元旦清晨冰冷而充满硫磺味的空气里轻咳一声，驾了马就要往皇宫南御苑去——他已经买通了那里的内监，随时都可以去实地练习。

就在他思绪万千之际，背后忽然传来一声叫嚣，令贺凌云顿时头皮发麻。

“贺凌云——”公输灵宝兴高采烈地蹿到贺凌云马前，顶着满头的炮仗屑，一看就知道刚玩了个通宵。

“你是从哪儿蹿出来的？！”贺凌云怒极，回头张望一下，看见宝儿正远远地衔着串糖葫芦跑来。

公输灵宝拽过贺凌云手里的缰绳，撒娇地晃荡着：“你一大早要往哪里去？走亲戚么？为什么要背弓箭？”

贺凌云冷笑一声，拂开公输灵宝的手，驾马灵巧地越过她便走。灵宝追在后面喊道：“我会射弩呀，带我一起玩吧！”

贺凌云回过身，对她的儿戏心态很是不悦：“公子我是去办正事，玩什么玩？！”

语毕马鞭一扬，便已飞骑绝尘而去。公输灵宝望着他的背影，不甘心地跺跺脚，缠着门口小厮问道：“他是去办什么正事吗？”

“我家公子初三要做燕国使臣的伴射郎，这两天要去南御苑练习呢。”小厮语带骄傲地回答。

“在皇宫里练哦……”公输灵宝若有所思地喃喃道，连宝儿递来的糖葫芦，她都忽然觉得索然无味。

“凌云要做伴射郎？”紫眠从元旦大朝会上回来，得知了消息高兴地笑道，“他向来都



是这么认真呢。”

很会为自己打算的一个人，该认真的时候铆足了劲上，晓得自己每一步需要什么，思虑又周全，令他自叹弗如。

“他能赢吗？”公输灵宝有些悬心，“你帮他算一卦吧。”

“比箭也是博弈，不知道结果才有趣。”紫眠不答应她，只神秘地卖关子，吊着灵宝的胃口，让她浑身发痒直跳脚。

输了！

贺凌云离开南御苑赐宴，骑在马上半天，还是回不过神来。燕国使臣使用的是弩，劲道、射程、准头，都比他要强。他还记得使臣那双鸽子一样的眼睛，满是戏谑讥嘲，仿佛看破了他这二日的拼命努力，让他心头火辣辣的只觉得羞耻。

在宴会上他食不知味，同僚敬他酒，夸他射得好，在他听来都是幸灾乐祸的讽刺——他哪里射得好了，即使自己亦是箭箭中的，但想着那弩箭无坚不摧一样凌厉的气势，他就知道自己输了。

他无法落荒而逃，必须坐在父亲身边，强颜欢笑。

该死的，自尊心就这样受挫，他如何咽得下这口气。弩箭、弩箭……贺凌云恍恍惚惚，傻傻盯住前方御赐的银鞍马，马背上还驮着些金银器物，被志得意满的小厮牵着，在路人艳羡的目光中趾高气扬的往贺府去。

贺凌云却只觉得丢脸。

公输灵宝在人群中乱蹿，她拨开众人，在御道朱漆杈子外的御廊下翘首顾盼。顺着御道她看见贺凌云远远地驾马而来，不同于前日的神采飞扬，他颓唐沮丧的神色令她意外。

“比箭输了吗？”公输灵宝撅撅小嘴，也有些气馁。

“这位贺公子已经很了不起啦。”一旁有个大叔与她搭话，“我有亲戚在南御苑供职，年前就听说啦。今年燕国新换了主子，新燕王脾气暴躁，可了不得，据说为了顺利迁都，干脆就下令将旧京夷为平地。如今这燕国可格外得罪不得，为了讨使臣欢心，伴射郎的弓箭早被动了手脚，那使臣又是用弩。听说伴射郎还能箭箭中的，已经给我们长脸了。”

“我最讨厌耍诈了！”公输灵宝一双小眉毛拧得死紧。不成，她一定要去安慰他。

贺凌云放马缓行，寒着脸不去看路边喧闹的人群，他仍旧在惦记燕国使臣的弩箭——那力道仿佛无坚不摧，令他胆寒，不禁想象着被那样的箭射穿胸膛，自己会有怎样的感觉。

沙场九死一生，他被护在父亲的羽翼下，哪里见识过什么……父亲，他的父亲，当年

是如何浴血奋战打下这片家业，他要继承父亲，该有怎样的觉悟？

万千思绪又被打断——打前方忽然蹿出一个人影，锵的一声鸣了一下铙钹。贺凌云被惊得浑身一激灵，抬眼望去，竟又是公输灵宝。

“怎么又是你！”贺凌云终于醒过神来，气不可遏。

“为你庆功呀！”公输灵宝笑得灿烂，双手又将铙钹敲响，“锵锵锵，贺凌云；锵锵锵，了不起……”

贺凌云终于知道人是可以被气死的，他的手颤抖起来，握紧了马鞭举到眼前，却强迫自己松手——不成，他现在还穿着官袍，不可以杀人。

“闭嘴！滚开——”他咬着牙，面色铁青地拨转马头就要走。

“贺凌云，人家是要安慰你嘛，你又没输，”公输灵宝又敲了一下铙钹，以正视听的样子，“你的弓箭怎么可能比得过弩箭？”

“那也是输了！输给弩箭——”贺凌云将马鞭砸在地上，冲灵宝发泄一腔愤懑，“那种弩箭我见都没见过，强大得仿佛无坚不摧，我眼睁睁看着靶子被它射得粉碎，连手都在发软——如果去北方要面对那样的武器，我——”

将一直憋在胸臆间的痛苦嘶喊出来，最后脱口而出的话连贺凌云自己都惊呆了，他只当自己胆寒，却没想到自己会胆怯——他怕了，身为一个武将，开始计较生死，开始计较生死背后一些莫名的东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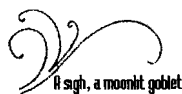
与剿灭山贼时不同，同样面对惊人的武器，当时他的心情除了吃惊，就是想着怎样用计破敌——在自己的国家，最多是拼掉自己一条命。可两国对垒呢？

他不敢去细想，边防对面涌来无数敌人，磅礴好似黑压压的潮水，带着强大的武器攻城掠地，铁蹄踏过自己的场景——不单单是死亡，似乎还有更巨大的压力逼得他喘不过气来。让他开始计较生死，开始计较生死背后一些莫名的东西……

贺凌云双目圆睁，过了好半晌才发现公输灵宝站在自己面前，正缩着脖子，被他吓得脸发白。该死！他竟然冲着一个人发泄自己的懦弱，真是奇耻大辱！

贺凌云顾不上拾起马鞭，扯了缰绳夹马就走，狼狈地逃开，将公输灵宝远远丢在身后。

“贺凌云，灵宝给你做弩，”公输灵宝望着贺凌云仓皇逃离的背影，追了几步，拉长声音大喊着，“贺凌云，灵宝给你做弩——”



第二十七章 · 元宵

上元之夜，皇帝会登上宣德门城楼，俯瞰京师灯海，与民同乐，但泱泱后宫仍旧寂寞。不甘冷落的嫔妃宫人便在内苑搭出临时街市，照样张灯结彩，禁内诸司会提供些杂卖，如尚食局仿民间式样的糕点，有乳糖圆子、蜜煎、生熟灌藕、韭饼等；尚衣局会提供成衣、衣料和丝线之类；内香药库则供应香饼面药，不一而足，都是女人喜爱的玩意。

虽然这街市的规模远比不上宫外繁华，但太监宫女们会扮成小贩行人，吆喝叫卖，衬上宫外远远传来的爆竹声、管弦声，也算得上热闹。众嫔妃衣香鬓影优游其间，戏谑笑闹讲价拌嘴，不分品秩，只求尽兴狂欢。

“公主公主啊……”翠英殿里，龙白月苦着脸，双手合十地哀求。

云阳公主不为所动，继续在灯下修剪指甲。

“公主公主啊……”

“不要再烦我了，”云阳公主干脆在贵妃椅上翻个身，丢给龙白月一个背影，“没事过什么元宵节？！”

“公主，元宵节是人都去看灯。”龙白月抢白道。

“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是人？”云阳公主回过头，阴森森地对龙白月冷笑，漂亮的眼睛即使不怀好意，依旧美得慑人。

龙白月被她盯得浑身发毛，慌忙求饶道：“公主恕罪……”

云阳公主冷哼一声，回过头不去理她：“你要去就去吧，反正我不去。”

龙白月闻言立刻跳起来，想矜持地走出宫，几步后却还是忍不住开始快跑。临出宫时她回头望了望，只觉得云阳公主孤独的背影，在灯下显得清冷寂寥。

唉……她的心头涌上一股罪恶感，但很快便被自己按捺下去——回来的时候给公